

✿ 把你快要遺忘的「情」獻給你

是夢也是追尋

尉天驄 等◎編選·新詩



胡適

沈尹默

劉復

聞一多

徐志摩

宗白華

朱湘

林徽音

李金髮

戴望舒

何其芳

卞之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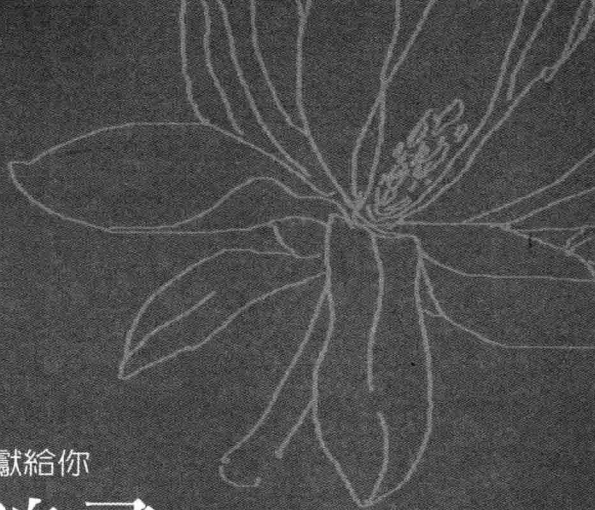
方瑋德

辛笛

紀弦

賴和

白先勇·黃春明·楚戈·鄭愁予 推薦



✿ 把你快要遺忘的「情」獻給你

是夢也是追尋

尉天驄 · 章成崧 · 尤石川 · 劉柏宏◎編選 · 新詩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是夢也是追尋／尉天驄等編選。

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圓神，2005〔民94〕

面；公分.--（圓神文叢；18）

ISBN 986-133-056-9（平裝）

831.86

94000631

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
圓神出版事業機構
用心與你對話，視野無限寬廣

 圓神出版社
Eurasian Press

<http://www.booklife.com.tw> inquiries@mail.eurasian.com.tw

圓神文叢 018

是夢也是追尋

編選／尉天驄·章成崧·尤石川·劉柏宏

發行人／簡志忠

出版者／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

電話／（02）2579-6600 · 2579-8800 · 2570-3939

傳真／（02）2579-0338 · 2577-3220 · 2570-3636

郵撥帳號／18598712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1462號

企劃／張之傑

副總編輯／陳秋月

主編／林慈敏

責任編輯／周文玲

美術編輯／陳正弦

印務統籌／林永潔

監印／高榮祥

校對／尉天驄·曹珊綾·周文玲

排版／陳采淇

經銷商／叩應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／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

印刷／祥峰印刷廠

2005年3月初版

定價 190 元

ISBN 986-133-056-9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〈代序〉

推動一場文學的閱讀運動

鄭愁予・白先勇・黃春明・楚 戈・尉天驄

我們覺得應該推動一場文學的閱讀運動，已經有一陣時日了。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：由於軟體革命所帶來的新思維，以及隨著這新思維所來的生活模式，再加上消費文明所帶來的享樂至上的人生態度，一股只求眼前效果，不願深遠思考的「反智」風氣漸漸瀰漫開來，於是由於擔心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憂心於「文學藝術要走上死亡之路」。但是，我們卻認為：文學和藝術是不會死亡的，除非人死掉了。

說到「人死掉了」，當然是指人的精神生命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「靈魂」。這

正是近一個世紀以來有識之士所共同思考的問題。俄國藝術家康丁斯基說過：近代以來，世界瀰漫了濃厚的物質主義氣息，在此一情況的作用下，極端的功利企圖控制著人的作為，除了權勢和名利，人與世間的一切都隔離了，於是他的生機被閹割了，人的創造力被淹沒了，於是他的生命便淪陷於宿命論的漩渦中，失卻了向上提昇、向更大「可能」擴充的能力，於是只好沈迷於膚淺的感官追逐中。

康丁斯基這類的憂心，正是古今中外所有有識之士所共有的。我國古人常用「麻木不仁」這句話來形容某些人的生活態度；一個人如果對於世間的一切缺乏感動的能力，見悲不悲，見喜不喜，見災禍不關心，見欺騙、殺戮不憤慨，這就是麻木，麻木久了，必然在生活中只求滿足個人感官的享受，而不及其他，甚至利用社會的不幸「作秀」，換取個人的利益。既然如此，便既不能有所作爲，也不能有所不爲，這就到了無恥的地步。無恥就是不仁。所以，由麻木至於不仁，下一步必是人的毀滅。

因此，說文學和藝術要走向死亡了，其重點便在於這種危機的呈現。

我們相信人是能化解危機的，我們也認為「衣食足而知禮義」，有著它的道理的存在。其關鍵點在於如何彰顯人的善良純真的本能。而文學和藝術最大的功能便是「喚醒」和「啓發」。所以我們的物質建設愈發達，我們也愈需要好的文學和藝術的教育來與之配合，而展開文學和藝術方面的閱讀，便是一項最基礎和最重要的工作。

〈出版序〉

把你快要遺忘的「情」給你

張之傑

廁身出版界，自然關心出版情報。去年（民九十二年）春於某一集會獲悉，日本某出版社善於整理資料，出書量雖少，卻本本精采，他們的標語是「把重要但快要遺忘的東西給你」。

哪些是重要但快要遺忘的東西呢？我不期然地想起學生時代讀過的一些文章，在這文學日趨商業化的年代，那些雋永的文章格外令人懷念。如果把一些經得起考驗的文章蒐集起來，用新穎的手法編輯成冊，非但可作為文學讀本，對於世道人心也有幫助，我把這個想法寫在記事簿上，希望有一天能夠成為事實。

去年秋，因企劃一個書系，拜訪尉天驄教授，我們相識近三十年，是老朋友了。談完正事，開始閒聊，我陡然想起那家日本出版社，就說出文學讀本的想法，尉教授興奮地一拍桌子，大聲地說：「這是我多年想做的事啊！」

談起文學，尉教授的話匣子就打開了，他對台灣的社會感到憂心，他說問題在於人們普遍失去愛心，人性的真純被物化了，作家不再追求永恆的價值，只求流行和時髦，「這樣的東西有意義嗎？」尉教授發出深沈的喟嘆。

於是尉教授開始編選文學讀本。尉教授抱著淑世、救世的態度看待此事，他編選的文學讀本共三冊，散文、小說、新詩各一冊，主題總離不開家國之情、親情、愛情、友情或人與動物之情。在眾多主題中，尉教授獨沾一個「情」字，正是這三本集子的微言大義所在。

尉教授常說，當人們只知分別你我，不知關懷他人的時候，社會就會變得冷酷無情，對治之道，莫若以文學喚起人們的良知。然而，在文學日趨商業化的大潮下，感人的文學作品難得一見，尉教授的選本就格外不尋常了。

坊間不是沒有文學讀本——散文、小說、新詩都有，但不是雜亂無章，就是迎合流俗，或編選者眼識不足，能夠抱持崇高的理想，統整出一個社會亟需的概念，在實踐上又能一以貫之的可說絕無僅有。尉教授選本無可取代之處在此，其永恆價值在此。

尉教授專攻現代文學，對五四以來的文學發展，台灣學者沒人比他更為熟稔。他站的位置高，觀照面廣，八十多年來的白話文學佳作盡在其掌中。不過，要從眾多佳作中選出十幾篇以「情」為主題的散文和小說、幾十篇以「情」為主題的新詩，即使以尉教授的眼識，也不能不費盡斟酌。對於新詩，更要求平白易讀，對於時下新詩的夢囈語法，尉教授表示不能苟同。

尉教授說，直到現在，他讀起夏丏尊譯的〈少年筆耕〉，或冰心的〈悼王世瑛女士〉，仍會泫然淚下。但對其他人呢？尉教授找不同年齡、不同學歷的人試讀。一位高中國文老師說，他終於有了理想的課外教材；一名學生的母親讀完小說集一夜不能闔眼……尉教授來電說：「可交稿了。」

尉教授收選的作品以三〇年代和四〇年代的居多。上一代作家的白話文或許不如今人純熟，但他們國學根柢深厚，自有一種今人所無法企及的厚重感。此外，當時外患內亂頻仍，社會變動劇烈，作家很難不受國家命運擺佈。這是我們閱讀三〇、四〇年代作品應有的認識。當然，尉教授也沒忘記收選台灣作品和文革後的大陸作品。收選作品中最年輕的作家，就是台灣文學新秀——原住民作家夏曼·藍波安先生。

因為時代和地域的關係，若干詞彙必須加注。以小說來說：魯迅的小說〈故鄉〉有個「獐」字，賴和的〈一桿稱仔〉有個「賤」字，這些方言如不加注，一般人很難了解。再如沈從文的〈新與舊〉提到一些前清官職，張賢亮〈邢老漢和狗的故事〉提到不少中共術語，也必須加注才能明其究竟。這個工作由筆者代庖，如有任何錯失，由筆者負責，和尉教授無關。詩無達詁，新詩選就不加注了。

佛家唯識學有所謂「異熟」的說法，去年春那次集會播下文學讀本的種子，

精研現代文學的尉天驄教授使它瓜熟蒂落。但願尉教授的這三本集子再次成為種子，在廣大讀者中廣種福田，結出更多善果。我想，這正是尉教授由衷期盼的吧！

〈前言〉

說新詩

尉天驄

所謂新詩，當然是相對於傳統的舊詩而言。中國是世界上最具有詩意生活的民族，他們對大自然的感喟、對現實生活的關懷、對美好事物的企慕，處處都流露著他們的關心和冥想，這種人與人、人與物、人與事、人與夢……之間的契合，經過他們心靈的提煉和創造，便產生詩的產品。

生活是他們的營養，詩是他們生命對生活所作的最精鍊、最深刻、最純潔的凝結。詩和一般語言的關係，正是如此。它是從最平常的體認中，幾經凝結、幾經融合而煥發出來的，於是那不僅是作詩者的聲音，也是別人心靈的共鳴，好像

那些詩是從自己內心深處生發出來的。於是，經由詩，不但淨化了個人，提昇了個人，也同時淨化了整個民族，提昇了整個民族。所以，一個有著豐富的、生動的詩的傳統的民族，也就必然是一個偉大的民族。先哲說：「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」而最後致之於「溫柔敦厚」，就是如此地以詩的藝術力量培育了國民的純正的氣質。

所謂溫柔敦厚，就是經由詩的語言，讓事物物都能在相互的關係中呈現和諧的境地。然後經由這種和諧而讓人有著相互的感動與啟發，「離離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這不僅是大自然的自然顯現，也是大自然對生命的自然啟發。沒有做作，沒有矯情；字與句之間也是那麼貼切，無論文字和音韻，都毫不見「形式」的刻板。這是人們的一種精神的完成。

但是，世事時刻在變，在不同的境遇中，詩也必然要有新的變化和發展。近代世界，東西方一天天互相融通，於是事物與事物之間也就有新的感悟。要把這種新的感悟呈現出來，就必然帶動了詩的語言變化。這變化不是一蹴就可以完成

的，它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、嘗試、試驗甚至反叛，才能達成新的面貌。但是，不管如何去作，都必然不能離開詩的特質；如果詩僅僅變成一種工具，固然有它功利的現實意義，但是，詩不是做爲一種工具而存在的，因此它的出現，不是爲了別人的現實目的（如宣傳、裝飾等作用），它本身就是一種生命，正如一首偉大的樂曲、一幅動人的繪畫、一尊有力的雕塑那樣，它們堅實地呈現自己的世界和意義。

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。」這不是在表示一個人表達他對富貴利祿的企盼與失落，而是宣示他在歷史的來來往往所激發出來的感悟。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，不是一個人爲他的地理探索提出報告，而是在人生的途中因獲得某種自在而呈現的驚喜。正因爲詩有它獨自的價值，所以在當代社會的實證和功利作用下，便不能不對剛剛從傳統走出來的新詩，有所憂心了。詩，變成了工具，甚至成爲打手，它自身的生命也就消失了。同樣地，作者本身也失去了對自身生命和世界的關懷，而把詩當成自己消遣的工

具或達成某種利益的手段，不但使詩的生命消失了，也讓自己一變而成爲某種式的打手，這樣以來，詩的世界也就一步步失去了它的意義。這種意見，在新月派詩人梁宗岱先生那裡，曾多次申述過，後來連胡適先生也對此感到憂心。

中國新詩在一九一七年前後，隨著新文學革命出現，到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爆發，便堂堂正正地走了出來。不僅青年們熱中於此，即一些學者（如沈尹默、周作人、陳獨秀、傅斯年等）也時而有所試驗，這樣到了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，才漸漸擺脫了新詩初創時期的粗糙和散漫，而漸漸有了新的收穫。五四是一個充滿解放、反叛的浪漫時代，也是一個在文化趨向西化的時代，於是詩的語言和意象的處理手法，也就不免沾上西方詩的情味。這不是一件壞事，因爲一種文化的成長與發展，總要不斷吸收新的事物，融合它們的內在精神，受到它們的啓發，然後產生。但是，融合不是速成的雜配，那要經過一番艱苦的歷程，既要進入外來的作品中，體會那些作品中的內在生命，也要進入自己民族的作品中，體會它們需要如何的變化。這是一段艱苦的文化創造里程。

在這過程中，中國早期的新詩所受到的影響有下列幾種：一、英語世界浪漫主義的影響，徐志摩、聞一多是人人皆知的例子。於是在他們的詩中，很多地方有拜倫、雪萊、濟慈的影子。二、法語世界象徵主義的影響，戴望舒、李金髮、卞之琳是其代表，在他們作品中，時時可以讓人聞到馬拉美、波特萊爾等人的情味。三、德語世界的影響，馮至、郭沫若等人是其代表，里爾克、歌德、尼采是他們詩的來源。但其中也有一些受到蘇俄革命文學的影響，充滿激越、殺伐之聲。到了三〇年代以後，這幾乎成了一種詩的主流。這也難怪，由於經過漫長時期的壓抑（專制政治的壓抑、異族恐怖的壓抑、舊禮教所凝結而成的權威的壓抑等等），五四以來的浪漫運動在理想主義的激流中，便多了一股嘶喊和狂叫。郭沫若是最出色的代表，其次便是聞一多和徐志摩。而隨著現實的激盪，這些浪漫的轉型便是更激進的革命文學。

要認識新詩的演變和發展，最先要注意的應該是新文學運動初期和早期的作品。因為是初期和早期，所以在語言的運用方面還保留有很多舊語言的痕跡。語

言的發展，先是普及，後是精鍊。詩尤其是如此。甚麼是精鍊呢？那就是經由不斷地運用和體會，能夠準確地抓到事物的真精神，這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所謂「靈性」。這就像畫家面對事物那樣，同樣是畫畫，一般人只能見到事物的外貌，大畫家卻見到事物外貌中所蘊含的氣質。這是一看齊白石所畫的白菜、蝦子，就會有所了解的。雖然如此，在初期的新詩裡，也保持有它們的樸實性，沒有造作，沒有駁雜，經由最白描的書寫就立刻能夠教人「明心見性」。這是中國詩最可貴的傳統。我們如果先讀了新舊交替階段吳芳吉的〈婉容詞〉，再讀胡適和沈玄廬的作品（如〈十五娘〉），當會了解這一歷史演變的軌跡。循著這一軌跡，我們便可以繼續再進一步認識其他各種類別的詩作。

沒有詩的生活，人的生命是乾枯的。我們希望在這充滿物質氣息的消費時代，再一次啓開一個詩的時代。詩是個人生命的呈現，但失去了人們的共鳴，除了孤芳自賞，也就遲早要遭到沒落的命運。沒有詩的陶冶，無論就個人或民族而言，都是容易陷入乾枯而低俗的。